

THE MOST
MEANINGFUL LIFE

许佳◎著

最有意义的 生活

下

正午青春书系

充满灵感的青春小说

I sat in a coffee shop
and waited for this rare
like raindrops
everybody who like to play in
incident. So we turning back. but really
come together. moving with to.
but why would lonely?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最有意义的生活

许佳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有意义的生活 / 许佳著. —2 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387 - 1448 - 7

I. ①最…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5820 号

最有意义的生活

作 者	许 佳
出 品 人	陈 琛
责任编辑	戚积广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5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9.60 元 (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一	高考前 14 个月	1
二	高考后 8 个月	15
三	高考前 13 个月	31
四	高考后 5 个月	53
五	高考前 12 个月	69
六	高考后 5 个月	80
七	高考前 11 个月	108
八	高考后 6 个月	129
九	高考前 10 个月	146
十	高考后 7 个月	160
十一	高考前 8 个月	177
十二	高考后 8 个月	197
十三	高考前 7 个月	212
十四	高考后 9 个月	235





最有意义的生活

十五	高考前 3 个月	252
十六	高考后 10 个月	278
十七	高考前 1 个月	291
十八	高考后 11 个月	313
十九	高考前 3 天	333
二十	高考后 16 个月	347
二十一	这是我最后要说的一点点话	367



我们默默站着，一直站到 C 走出来。A 说，怎么这样久？C 笑笑，说，没什么。我拍拍 C，问他，说过了？他说，说过了。我说，她怎么说？他说，没什么呀，她说蛮好。

我打量了 C 一眼。在我看来，他这次从门房间走出来，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浑身上下有点萎的样子。我想问问 A 的意见，可是 C 在场，又不能问。其实我也知道 B 听说我想她，根本不会说什么，也许连“蛮好”都没说，也许 C 早就忘记对她说我想她了，一切都是他杜撰的。A 和 C 走到我的前面——他们两个人交头接耳，在商量什么事情，而且一副很注意的表情，不让我听到。我交换着对象打量他俩的背影，走着走着，突然说，现在舒美在校门口。C 吓了一跳，扭头惊异地瞪着我。我笑道，我瞎说的。A 也看看我，把手搭在 C 肩膀上，说：不要睬她。说完，两个人的头又凑到一起了。我气得大叫，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每叫一声，我就更加深一分对 B 的想念。真想看看她。

六点多时候，C 说要回去了。我说，别走，时间还那么早。C 看看表，坚持要走。A 摸摸我的





头，说，你就饶了我们吧。C笑起来，对A说，要不然我先走，你陪她一会儿。A想了想，说，也好。于是我和A就送C到校门口。C跳上车之前，对我们瞪瞪眼睛，笑了一笑，然后，突然伸出手，在我头上一敲，说，还给你！我来不及还手，他就骑车离开我们很长一段距离了。A大笑。

我手捂在头上，目光跟着C骑车的背影——他速度奇快，我的目光一路跌跌绊绊。马路上，路灯已经亮了，因为天黑的缘故，黄澄澄的灯光中漂浮着藏蓝色的小颗粒，满眼都是黄色和蓝色，很难分清哪个是哪个。很远很远的马路尽头，依稀升起一团又一团的烟雾，仿佛舞台边沿，无穷无尽地流出汽化的干冰，伤心地汨汨流出来，一分一秒也不能停止。C在这样的一种光线里，朝那样的一个烟雾弥漫的尽头骑车直奔而去了。他穿着一件长外套，风吹起外套的下摆，像大鸟的翅膀——灯光投下影子，一会儿在他前面，一会儿在他后面，也像一对翅膀。这个帅得叫我无限崇拜的C——原来他一共有两对翅膀。

A不知何时又把手放在了我的头上。我心里有许许多多对C的崇拜遇热蒸发，想从头顶冒出去，可是被他的手掌完全阻挡了。于是我伸手把他的手





拿下来，用双手握住，然后继续望着 C 的背影，无限神往地说：“我发现，张澜真是好看。好看得疯掉了。而且他现在越来越好看，比以前还要好看。如果舒美一直能和他好下去，那真是很好的。”我握紧 A 的手，继续朝远处张望，一直到 C 绝无仅有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视野中，才不得不把喉咙深处的一口气叹出来，重复道：“实在是很好的。”

A 轻轻抽出手来，重新去摸我的头，语气温柔地说：“你这个人，词汇贫乏。”我眼光钉在烟雾腾腾的马路尽头，笑道：“我也觉得。一天到晚只会说，好，好死了，好得不得了。”我用力感觉着 A 手心那个千适合万适合我的温度，抬头对他说：“襄没城，你这个人真是好，好死了，好得不得了。”A 注视我，咧开嘴笑——我的魂突然飞出九天之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他这样笑了！能记得清楚的，还是去美术馆的那一次……他笑着，他的头发和眼睛在风中高声吟唱……我的 A 并不常常像这样笑的，而他这样笑起来，简直就像一个神仙一样！

我把手贴在他的面颊上，说：“襄没城，带我出去兜风吧。”他一直在笑，笑得天也要翻过来了。我着迷地望着他，正对他的笑脸，说：“襄没城，我爱你！”然后我们抱了一抱。在他的怀里我闻到他那件





外套的气味——现在我整个人都浸在温暖的水汽里。

我贪心不足地把面孔朝他怀抱深处探了一探——现在，漫长的神志不清中，仿佛全世界都是他身上那件绒线衫曲曲弯弯的纹理。

A 让我坐在他自行车的横档上，他好带我去兜风。我不肯，要坐在后面，书包架上。他说，那么你坐上去吧。我就坐上去。他边踩车边说，真的，你蛮重的。我说，屁！他没有反驳，脾气很好地笑笑。我望着他的后背，忍不住伸手敲了他一下，说，哎，这里允许骑车带人吗？他说，只要敢，哪里都允许骑车带人。我穷笑八笑。

A 带着我，飞一般穿过一条又一条黄色蓝色的马路，我在他身后惊叫连连，叫声一下子就被风吹走了，吹到最高最高的浅蓝色的天上。这个地段比较僻静，晚上警察叔叔都下班了，路上也没有什么人，我的叫声和笑声铺天盖地，满满地一下子就浸湿了膝盖。

有一次大转弯的时候，接连有两辆大卡车转弯过来，A 晃得很厉害。他说：“你看看后面有没有车。”我说：“哎呀，我看不到。”他说：“你坐好了，别掉下来。”我又大叫：“襄没城我们这下完了！”





车毁人亡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大笑着，一滑就滑过了十字路口。我说：“我还是担心被警察抓住，你现在是骑车带人。”他回了回头，说：“那我就说，我车上的不是人。”我笑笑。只听见他继续很起劲地说：“解颐，到那个时候，你记住要协助我。”我也起劲了，附和道：“我就连忙对警察叔叔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他大声说：“喂，是的是的!”我们穷笑。

转过了那个凶险的路口，A突然平稳起来。我诧异地说：“咦，怎么现在那么稳?”他笑道：“我前面吓吓你呀!”我说：“呸!”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他傻乎乎地笑了几声，好像小熊维尼。

我把手伸到A前面，环抱着他的腰。他扭头问：“怎么?”我脸贴住他的背，说：“刚才张澜怎么了?舒美Call他，是什么事?”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等我催了他一次，才说：“没什么。别去管别人的事。”我提高声音说：“舒美的事，怎么是别人的事?你不告诉我，我也会去问舒美。”他大声叹气，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我在书包架上打他的背和肩膀，像作钟摆运动那样，有节奏地一下，一下，又一下。他伸手到后面，我躲开他，有毅力地同他作迂回斗争。到最后，他忍无可忍地说：“还有什么





呢？刘舒美心情不好呀。”

我愣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怀抱中流走了，可是我难以名状，不由有些茫然。半晌，我轻声说：“舒美要是不高兴，为什么不能来找我呢？”A说：“你跟她谈过恋爱吗？”我想了想，突然微微兴奋起来，说：“那么，舒美会不会和张斓和好呢？”A顿了顿，随即说：“你管这些干嘛？”说完，用力踩起车来。我不甘心，紧接着问：“刚才张斓要回去，是不是为了舒美？”A好像在考虑什么，连背影看起来也很沉静。我听见他慢吞吞地说：“也可以说是吧。”隔半晌，又说：“很难讲。刘舒美也许要和Van在一起了。张斓自己也没有想清楚。”他的话像一阵穿堂风，从我热烘烘的头脑里“嗖”地直穿过去，我努力地伸出双臂，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

这条马路因为人少的缘故，显得特别宽阔。我太太平平地坐在A自行车的书包架上面，两眼直通通望着马路对面，一幢一幢一幢掠过眼帘的房子。所有东西都笼罩在那种黄澄澄的灯光下面，空气里还有藏蓝的夜色在流离失所。A的话在我脑子里兜了一圈又一圈，我的魂跟在它后面，背着手，兜了一圈一圈，又一圈。

良久，我鼓起勇气问A：“你怎么知道舒美要和





Van 在一起呢？”A 有点不耐烦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是 C 说的。他没多说，只说听出来这样一种意思。你看他那么心神不宁。”说完这句话，他停在十字路口，眼睛望着马路对面的红灯。

在机动车道上，停着一辆公共汽车，是从前一个路口转弯出来，超到我们前面的。我坐在 A 身后，百无聊赖，开始往汽车车厢里面望。车子挺空，除了两个人，其他乘客都坐着，路灯的黄颜色薄薄敷在座椅上，每个人的脸看上去都像夜色一样温柔和寂寥。我听见 A 说：“张澜还需要好好考虑清楚。其实他还是非常看重刘舒美的，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回去，能不能再和她在一起……”公共汽车上站着的那两个人原本背对我这一边，在 A 讲话的同时，他们转了过来，走到这边的窗口，依偎在一起——他们夜色般温柔寂寥的脸衬着身后湿漉漉的路灯光，很慢很慢地，仿佛河水从他们脸上缓缓流走，水落石出，他们的面目一分一分从夜色中凸现出来……我先看到的是 Van 卷发掩饰下特别的脸……随即，在他肩膀上……是 B 最最柔和的、似乎罩着一层水雾的脸……

……一瞬间，仿佛幕落下了，千万盏灯光亮了起来。我在最明亮最清晰的光线中，无法更加真切





地看见 B 苍白的面孔。

而她也看见了我。

我们站得非常非常靠近。

当她乘坐的公共汽车掠过我和 A 身边的時候，恍惚间似乎我们正飞速向后退去，与她擦身而过。我眼睁睁望着她的面目一点一点从我视野中逝去，越来越漠然，渐渐隐入河水之中。最后，那辆公共汽车也消失在了马路烟雾弥漫的尽头。

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瀑布，不停地朝着烟雾腾腾的马路尽头流去，不能停止地、伤心地流淌而去。我忽然想起 C 过去常常唱的《Smoke Gets In Your Eyes》——我想死了想疯了他的声音、他站在舞台上的姿势、他唱歌的表情，还有他久久凝望着的那一个 B。

A 在叫我的名字。我抱紧他，轻声说：“我想听张澜唱歌。”

然后，我也不知道 A 叽哩咕噜都说了一些什么——隐隐约约，从路的尽头，好像真的传来了张澜的歌声。





……我把手伸到 A 前面，环抱着他的腰。他扭头问：“怎么？”我脸贴住他的背，说：“刚才张澜怎么了？舒美 call 他，是什么事？”……





十五

高考前3个月

当高考之前的日子只剩下3个多月时候，我不得不发现，B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在上个学期，很多很多个月之前，她曾经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这样，冬天一过掉，时间就真的很少很少了，很快就什么都结束了。

B对我重复这句话的那段时间，我还以为高考已经迫近了我。现在看来，当时我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高考已经迫近”——很多很多个月之前的冬天，我又怎么会预见到自己也有今天呢？时至今日，我才彻底地明白了这个道理——现在，距离高考还有3个月，我的每一寸皮肤、每一根头发都能



感受到高考的迫近。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我这个人，坏就坏在总是明白得太晚。

天气热了起来。天气一热，人就开始害怕。我怀念起曾经无比仇视的冬天。

年级里的许多人都忙着要直升——到现在才下来的直升名额都是师范之类的，没什么特别好，可还是一直有人想要，想逃离这条高三的走廊。数学老师每天要咕哩咕噜地抱怨某个某个直升的学生，说他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谁抱怨也没有用。B说，人到了这个时候，头脑都昏掉了，只要让他们太太平平地逃走，他们死也肯的。我问她：“那你为什么不走？”她笑道：“我怎么不想走？张先生不肯呀。我假如能走，还等到现在吗？去年年底基地班联读班招生的时候就可以走了。”我想了一会儿，问：“基地班联读班不好吗？张先生为什么不让你去？”B笑笑，说：“难怪襄没城要说你傻。这么简单的道理也想不清楚。”我望着她总好像有点湿漉漉的脸——上面挂着笑容。她停了停，轻声说：“我和张澜，都是张先生手里的王牌呀。”又停了停，接着说：“襄没城这种人，不像我们那么出风头，就开心得多。”

A 这几天一直在等直升考的结果，要是通过，





他就提前进大学了。他的名额是这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拿到的。开学一个礼拜也不到那会儿，有一天中午，我在走廊里朝 111 走，远远就看见他站在教室门口。他的身影是暗蓝色，长长的。我手里提着一个装牛奶的大杯子，咣啷咣啷，一路晃晃悠悠地走过去，他一直在那里站着，一直站到我走到门口。我说：“你干什么呀？”他神色安静地注视我，说：“我去报 F 大学的直升名额。”我眼睛望着教室里面的讲台，一边往里走一边说：“噢。”他一把拉住我，提高声音说：“喔唷，我太崇拜你了！”这时班上的一个同学从走廊里过来，我们欠了欠身，让他进门去，他注意地看了我们一眼，对 A 笑笑。等他走进去，我扭头看看 A，说：“干什么呀？”他说：“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一愣——他的表情在走廊昏暗的墨绿色光线中显得非常温柔——我只能说：“好的呀。你去考，蛮好的呀。”如果我没有看走眼，他听到我这句话，不知道突然想到了什么，脸飞快地红了一红——我默默望着他的样子，在心里喜欢了一万遍。他放开我的胳膊，叹了口气。我开始朝教室里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刚刚坐稳，A 从门外走进来，说：“你出来一下。”我只好又站起身，跟他朝外走。他在我前面一步的地方，在走